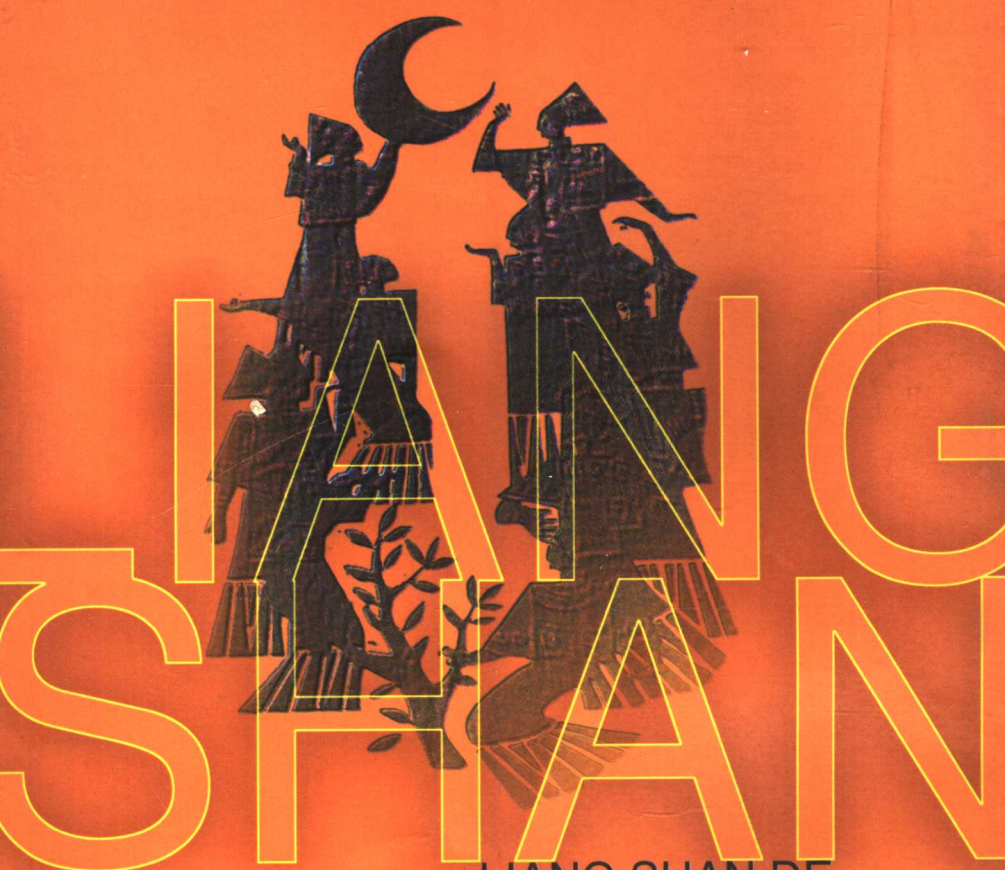




LIANG SHAN DE
HU HUAN

凉山的
呼唤

杨晓敏 著
民族出版社

LIANG SHAN DE
HU HUAN

杨晓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山 的 呼 唤

中国
西部
图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山的呼唤/杨晓敏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11

(中国西部图记)

ISBN 7-105-05260-0

I.凉... II.杨...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07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先进印刷厂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20 千字

印数:0001—7500 册 定价:15.6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社科理论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言

中华文明是由中国 56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所构成的文化体系。西南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当数彝族,居住分布最广泛的也是彝族,支系最多的仍然是彝族,彝族自称、他称的文字记载和田野调查的各种称谓达二百多个,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独一无二。但解放前的许多他称,带有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性。解放后,毛泽东以吉祥的古代礼器“鼎彝”之“彝”,作为彝族的统称。取“彝”字有“米”有“丝”,丰衣足食之意。其不仅有庄重、古老的美意,也概括了大多数彝族支系称谓中的汉字音译。

大凉山、金沙江孕育了凉山彝族古老的历史,也禁锁着一个民族神奇的文化。但旧时视为旅行的禁区,而今已成为人们向往的文化原生地带。千百年来,在这块黑色的土地上,彝族先民与自然和社会进行着生存与消亡的抗争,也是在这种抗争中积淀了生存的方式与特色。奴隶制曾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存在是不幸的,“大江大河一道墙,大山密林二道墙,家支制度三道墙”所包围的封闭形态也是不幸的,而这块土地上自称为“诺苏”(黑族)的

主人却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留下了一块“活化石”、“活标本”。自然地理的天然屏障,社会制度上的自我一体,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使彝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以完整保留,并按自己的方式延续和发展着。走在凉山,看着那些生活艰难如此而始终微笑着的彝人,似乎在证明着一个民族存在、发展与进步的理由。我生长在小凉山,就情感而言,我深情地爱着我的故土我的民族,我原本就属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美丽的传说、高尚的品质、坚强的个性,孕育了民族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因此,我想把我所知道的凉山和彝人的文化告诉给世界,以展示我们民族独特的美丽。

2002.8.21

目 录

前 言	(1)
凉山的呼唤	(1)
祖先走过的路	(9)
栖居山林的民生	(12)
龙鹰之子	(15)
火的民族	(20)
酒的民族	(29)
大块吃肉的民族	(34)
十月过年的民族	(36)
古风犹存	(41)
用诗说话的民族	(57)
传承着古老的婚俗	(60)
妈妈的女儿	(80)
月亮的女儿	(106)
大雁恋情	(113)
口弦会说话	(116)
女儿长大了	(119)
索玛花儿开在凉山上	(122)

高山上的苦荞	(124)
生生不息的祝福	(127)
仰望祖先	(130)
魂兮归来	(137)
在神的世界里	(142)
在鬼的世界里	(154)
从吉狄马加的诗看凉山	(157)
我的童年	(164)
万格梁子	(168)
故乡行	(173)
凉山图典	(178)
回望凉山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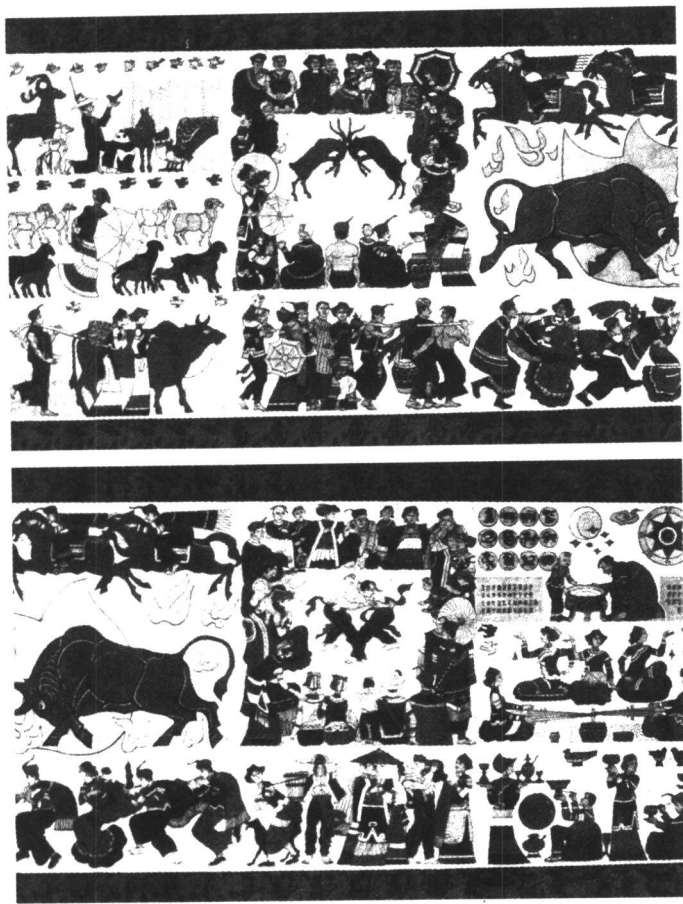
凉山的呼唤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成深沉的发展背景，当这种文化依然静静地流淌成生命的港湾，在有月亮的夜晚，我总能听到一种遥远的呼唤，那里，是属于彝人的土地，她的名字叫凉山。

在凉山彝州，大小凉山是以安宁河流域为界，以西泛称小凉山，而在云南，大凉山专指今天的凉山彝州，小凉山特指宁蒗彝族自治县。中国众多的彝族支系里，凉山彝族都以“诺苏”自称，意为尚黑的族群，按民间传说，属远古古侯、曲涅部落的后裔。为了生存，为了种族的繁衍，小凉山的亲人留在了雅砻江，大凉山的亲人远走了金沙江。谚语说，大雁飞过凉山，所有的彝人都深情地遥望，寄托思念与问候；布谷鸟鸣叫在大凉山，而思念的声音回响在小凉山。我生长在小凉山，从小，就从老人的口述中，从毕摩的经书里听着“金来布拖”、“火古昭觉”、“喜德拉达”这样如梦一般遥远的地名，我就知道了，我的祖先来自那里，我的根就在大凉山，那是一片属于彝人的土地，将来，我死了，也要顺着祖先的迁徙路线，在毕摩的引导下，魂归那里。

后来，几回回乘坐火车从凉山经过，看着窗外苍茫的群山，看着那些说着和我同样语言的穿着“察尔瓦”（毛制披毡）的男人，看着和我妹妹一样的穿着三色百褶裙的女人，我就莫名地想哭，在汽笛悠远的悲鸣声里，我只有深情地祝福，祝福我的凉山，祝福我的彝人。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发展比较中，我知道凉山彝区依然是祖国贫穷落后的代表，诗人马加这样歌唱：“我承认一切痛苦来自那里/我承认一切悲哀来自那里/我承认不幸的传说也显得神秘/我承认所有的夜晚都充满了忧郁/我承认血腥的械斗就发生在那里/我承认我十二岁的叔叔曾被亲人送去抵命/我承认单调的日子/我承认那些过去的岁月留下的阴影”（《达基沙洛故乡》），当贫穷与落后成为西部凉山的主题，即使是在火把燃遍凉山的七月，即使是在荞麦飘香的八月，听那些火热的酒歌，看那些飘动的彩裙，在我的心底总抹不去淡淡的忧郁，凉山，凉山彝人，正历经着苦痛的革命。在中国西南这块辽远的土地上，我的祖先高举火把，点燃星星月亮，谱写了属于彝人的歌，“赤格阿龙”（彝族远古神话英雄）曾在这里射日，“石拉五特”曾在这里寻找父亲，毕摩的经卷褶皱成八百里凉山，多彩的服饰装扮成多情的彝山，这是十月太阳历的故土，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历史、文化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黑色的披毡下睡着了/我也想去抚摸太阳”。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孕育了新一代彝家的儿女，诗人吉狄马加、学者巴莫阿依、作家



凉山彝族生活画卷

马德清、歌唱演员曲比阿乌、电视人阿果，他们站成凉山美丽的风景，证明着祖先美丽的传说。而当我们理性地回望凉山，高山大河阻隔了历代中央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即使有，也名存实亡，祖祖辈辈，以血缘家支联盟

为依托，凝聚成坚硬的城墙，抵御着异己的力量，形成了一套以低需求适应低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一位伟人曾说：“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当人类发展到了20世纪的时候，奴隶制度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遗迹，而在凉山，迄至1956年，奴隶占有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遗迹，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它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经中央政权设治而怎么能保持和延续下来？在和我的民族历史对话中，我常常成了哑巴！我所看到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同构并存，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激情。

走在凉山。

我看见，从高山上走来，砍了些竹帚到集市叫卖的汉子。

我看见，怀抱着婴儿，背负着沉重的柴火步行在山路的女人。

我看见，一族群一族群地围坐在街心，头顶太阳喝酒的男人。

我看见，成千上万穿着黑色披毡的人们在为一位死去的少女送葬，而在人群中间，堆着小山一样的坨坨肉。

我看见，走了一天的路见不到一棵绿色的大树，荒寒野里，这是我的祖先写下的关于“猎人与森林”的土地吗？

我也看见了，横空架越的高压电线截断了凉山的云彩，青砖瓦屋淹没了祖先的木板星空。当夜晚的灯光点

点散落凉山深丛，传来了毕摩沉郁悠远的经腔，也传来了现代“彝人制造”热烈的劲曲。

我也看见了，最现代的科学技术卫星发射中心，隐蔽在这偏僻的丛山之中，隐没在牧羊人和背着背篓的女人之中。

似乎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可思议地统一在这凉山河谷里。

二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穿过那沉重的迷雾
我望见了你
我的眼睛里面流出河流

——吉狄马加

我出生在小凉山一个彝族家庭，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回头望去，才发觉自己并不了解自己的民族，每当有人问起关于彝族，我不知从何说起，而这个文化于我，就情感而言，绝不是什么另一种文化，因为我认定，我与它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它就是我自己的文化。而就知识而言，它又是一个与我有着一定距离的文化，因为我对它有着一定的了解，但不十分熟知，更

不能给予完满的解释，所以，每到假期，我都要回到凉山，回到我的民族圈里，去接受山野文化的滋养，把我所体验到的记录下来，作为一种情感的补偿。

凉山到处有我跋涉的足迹，从我的家乡宁蒍到盐源，到凉山腹地西昌，到东部喜德、布拖、昭觉、美姑，这些在别人听来古怪的地名，于我是如妈妈呼唤乳名一般的芳香，因为这是我的祖先留下的称呼，都有一段之所以为名的故事。在去布拖的路上，我找到了我直系先祖的故里，我姓“佳萨”，在彝族，姓便是始祖的名，老人告诉我，佳萨是当时土司“子莫斯革”家养的牧童，故事远了，今天，站在莫斯革家的院落，放眼望去，我似乎看到了我那可亲可爱的先祖正放牧山岗，我似乎听到了那早已相识的呼唤。假如，人死了，真的有魂灵，我的先祖，你可曾看见我风尘遥远的疲惫身影？我想，凉山所演绎的关于彝人的故事，都构成了我生命的色素。

走在凉山，这苍茫的生存背景，就像是我的民族的脊梁，那些一代代彝人用生命融铸的画卷，静静地流淌在这片属于彝族人民的土地上，翻腾在我的睡梦里，梦里常飞来一只鹰，那是英雄赤格阿龙的父亲（传说，鹰的血滴落在彝族始祖母濮莫妮日的褶裙上，她因此怀上了射日英雄赤格阿龙，彝人自称鹰的后代），是小时候飞翔在故土蓝天的那一只，可我看见，它的眼里满含泪水。而千百年来，我们都不曾沉默，固执地守望着大山，崇尚着雄鹰，期望着未来，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一个叫顾彼得的俄国人来到西部云南，写了一部《被遗忘的王国》，在写到生存中的民族时，他把西南少数民族分为两类——衰败的和正在兴起的。第一类指“那些似乎在地球上已生存到超过了生命期限的民族，他们似乎已失去了活力”；第二类“第一眼望去就可见，他们处在停滞或休眠状态，他们高大、强壮、英俊，在他们活动的范围之内，他们精神饱满，他们豪无怯懦，富有进取心，他们聪明、勇敢、当兵出色，这些民族是纳西族、藏族、白族、黑彝族”。当然，这只是一个外国人在解放前对各民族的一种感性分类记录，今天的大中国，是一个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美丽家园，但不可否认，一个民族血管里流淌的不只是血液，还有历史积淀的民族个性。人类、民族，都是在正视自己的弱点中发展的，我承认所有过去了的和还在延续的悲哀与苦痛，可我同样看到了优秀的民族品质在现代化中的促进力量，到凉山做客，那些身披黑色察尔瓦，头顶英雄结，举起“火把液”远来迎宾的亲友，他们都长得高大强健，轮廓如山；他们都接受了现代教育，言谈举止儒雅又豪放；他们承认自己民族落后的现实，可他们坚信未来的美好。城市如何民族化？服饰如何风景化？器物如何商品化？毕摩文化如何现代化？一幕幕，幻化成凉山明天的风景。

告别凉山，送别情谊贮满了美酒歌声，喝一杯彝家的离别酒，如长江黄河流过心田，情随美酒洒彝山，唱一曲送别的歌，歌声响过万水千山，这美酒、这歌声，

在我的血管里流动成凉山遥遥的期待，期待着，和我的
朋友一起走进凉山。

祖先走过的路

凡是遥远的，总让人向往。西部，是遥远的；远古时代，是遥远的；凉山的传说，更是遥远的。

相传，很古的时候，在天和地的中间，在大地的中央，有一个终年被一团团红云和一片片白云掩映的地方，天上的神，地上的人，只有在红云和白云交替的时候，才能看得见这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这个被称作“苏祖”的地方，就是凉山。

凉山山多且险，故以山名。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背景，富饶的坝子不属于彝人，江边河谷不属于彝人，走在西部，那些逶迤如细浪而带着淡淡苍凉的山野，总能见到自称“诺苏”的男人和女人。“诺苏”，有“尚黑的大族群”之意。民间传说，直系祖先为距今两千年的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居住在“兹兹普吾”，即今天的云南昭通一带。如果顺着部落再向上追溯，可一直追到古羌。据创世史诗《勒俄特伊》记载，彝族先民也经历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石拉俄特”寻找父亲的传说在凉山是妇孺皆知的传说，以传承至今的父子连名谱牒来

看，最长的家谱有三百多代，顺着家谱，我们就溯历史的长河，寻找祖先的辉煌与悲壮；诵起家谱，就如同在与历史对话、与祖先对话，如果说古羌在漠野草原是猎骑民族，到了西南后则演变成了山野民族，他们与大山守望，尽管山林阻挡了骏马奔驰，却难以抑止羌人的血液依旧在沸腾，只有渴望像鹰一样飞翔。由金沙江逆美姑河而上入主大凉山，由大凉山远走小凉山，由北而南，由西而东，两千多年的憩息与行走一路充满了悲壮的牺牲，或为了挣脱租税劳役之苦，或触犯规矩远去他乡，或为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穿越高山河流，演绎了关于彝人的故事。

凉山，是彝人的脊梁，坚强如男人的生命。

金沙江，是凉山彝族的母亲河，彝语称“阿花史日”，意为如金子一般闪亮的女儿河，母亲孕育了生命，凉山彝族有人类从金沙江水演变而来的美丽传说。

到后来，当凉山成了彝人生命的依托，即使走了多远，我们都这样说，我的祖先从大凉山来，我的亲人在大凉山，我死后的灵魂要回到大凉山。

路，原本无所谓有无，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祖先用赤脚走出了百里凉山，一路的征战，一路的欢笑，每一个曾经憩息过的驿站，都有我的祖先埋葬，都有我祖先的爱情故事。彝族人，总在自己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生活，恨得起，爱得起，可以为一个女人无怨无悔地去征战讨伐一生一世，也可以把一次血流成河的械斗化为一杯酒。夜郎不曾是很自大么，而几千年的历史